

手指间的大河

红柯 著



手指间的大河

红柯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指间的大河/红柯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走马黄河丛书)

ISBN 7-5006-4148-6

I.手… II.红… III.散文-
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00)第 85417 号

作 者 红 柯

总策划 胡守文

总编辑 陈浩增

策划 黄宾堂 龙 冬

责任编辑 龙 冬

装帧设计 北京午夜阳光平面设计
有限公司(010-68728675)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E-mail: cyph@eastnet.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30 千字

插页 4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3.00 元



红柯本名杨宏科，生于1962年，陕西岐山人。大学毕业后到新疆工作十年。现居陕西宝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短篇小说集《美丽奴羊》和中长篇小说多部，并有散文及论文十多万字发表。曾获得1997年全国十佳小说奖和2000年首届冯牧文学奖。

开头的话

我来自黄土高原。

打小记忆起，家乡的村庄就坐落在蒙山的一个山弯儿里，村前是牧马河，村后是滹沱河。

及至更大一些，我才知道，这里离千古黄河竟是那么地亲近，近到几乎能日夜听到它不息的涛声。

从城里回到乡下的姥姥家，无疑是我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欢呼雀跃，流连忘返。我喜欢乡下原野那青草和粪土的混合气味。塬上、高坡、山地、河流、牛羊以及辛勤劳作而讴歌的人群；社火、秧歌、腰鼓、挠羊赛、霸王鞭以及浑厚而淳朴的民风民情。故乡在我心中，是一首永远令人神往的田园牧歌。

两年前的秋季，我曾和一位作家朋友聊起一段七十年代的往事。当年，我因采访而住在家乡的一个县城招待所。招待所临黄河而居。清晨醒来，我步出院门，眼前的黄河、黄河滩中的小树林晨雾缭绕弥漫，只听得轰轰作响的涛声。倏地，从浓雾笼罩的滩头树林中，听到了几声分外清脆的牧羊鞭甩响，随着一声高亢激越的民歌吼起来：“八——路——军——东——渡——过——黄——河——……”，真是像山西民谣中形容的“甜格茵茵的葡萄，酸格灵灵的醋”那样，淳极、净极，那么耐人品味，又是那么悠久而绵长。

也许，我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黄河情结就是在那一刻萌生了。我和那位作家朋友说：我憧憬着有一天能策划一次“走过黄河”的文学壮举。

于是，“行走文学”这一新的文学词语在不经意间就成了我们手中所擎的一杆大旗。

今天，“走马黄河”作为“行走文学”的第一次认真尝试，被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友情推出。这或许可为文学领域吹进一缕新风。可惜我不是作家，无法用鲜活的语言去表达黄河的博大与雄浑。但我仍然希望这次行走，不独是文学的，还应该是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

让勇敢的、有能耐的、有抱负的、有责任感的作家朋友们去行走吧！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犀利的眼睛和笔……

祝他们一路走好。

胡宇文

2000年5月8日

目录

胡守文 / 开头的话

前言	1
第一章 甘南	2
第二章 青海、库库卓尔	54
第三章 积石雄关	75
第四章 黄河第一州：甘肃河州	85
第五章 雪域神话与黄土英雄史诗的纽带	128
第六章 黄金草原	146
第七章 秦人的梦想与神话	181

前言

我重点考查了青海、甘肃、内蒙古、陕西四省、黄河所经即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正好也是一条大河的童年、少年到壮年；一条河其实是一个渐渐辽阔起来的生命，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神话、史诗和梦想。这是我在汉藏回蒙各民族民间艺术家身上所感受到的。



第一章

甘 南

藏族首先是一个神话民族，佛教的影响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大地上没有哪个民族把神话保持得这么悠久这么完美。河源，永恒的处女地，人类纯真的孩童状态。

《斯巴问答歌》是藏族的创世纪，问答歌中的斯巴是人也是神。

问：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尾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

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山上，所以山峰高耸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路上，所以道路弯曲曲；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汉族神话中有夸父逐日的故事，太初天大旱烈日炎炎，老祖宗夸父跟孩子一样追赶太阳，从中原追到西域，越过青海河源，大概在中亚黑海一带接近太阳，伸手要逮的一瞬间，可爱的夸父化为山川大地，身躯五官全都有归属，跟斯巴刀下的牛一样。我们一直把夸父逐日理解为原始先民对自然的征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先民刚刚从大自然的母体中脱离出来，跟孩子一样思母心切，民间有“鸡上架，娃娃想妈妈”的古谚，夸父逐日，日落西天，直到跟大地融合。顺着这条逐日的路途，老子李耳，张骞班超，还有玄奘，冥冥中都包含着人类回归大地母亲的夙愿。



也可以把斯巴理解为“世界”“宇宙”，世界最初是这样形成的。

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天地分？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汉藏分？

答并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大鹏头上是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太阳头上是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分开汉藏是皇帝，皇帝头上有什么？

相传伏羲演八卦，大约在陇东天水一带，有八卦台；黄河出积石山，到兰州附近的刘家峡一带即永靖县，河水曲折如太极图形，岸旁有村庄太极村；这是太极八卦的最初形态，后演化为《易经》，在夏朝为《夏易》，商朝为商易，最后周文王在中原定型为《周易》。从太极八卦到易经，其核心便是宇宙万物的开创由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极，对于人事，揉合汉民族的创世神话。相传创太极八卦的伏羲老祖，与女娲娘娘为兄妹，这是黄河上源中华人文始祖最初的一男一女，今天甘肃陇东一带还有女娲庄，伏羲河，八卦台。原始图画中，伏羲女娲是合而一体的，阴阳分化为男女。斯巴分汉藏，这显然是伏羲女娲的上源，汉藏同源，最先分化出群体，河开始注入人的生命，接着分化出个体男女，建立部落联盟和政权，则是河的支流渭河出陇原入陕西关中的事情了。相传，炎黄两帝是古羌族，汉藏同出于羌，血脉相通，都是河的气息与颜色。

斯巴神话与伏羲女娲可以看作前后两个阶段。

接着是农业的起源，黄河及支流冲积的山谷平原是最早的农业区。史上大书特书的河之灾难，对陕西关中平原、宁夏和内蒙古的河套平原是不存在的，这几处沃野类似于地中海之滨的古希腊，更多的是丰收的喜悦。神农氏尝百草有《百草经》传世，五谷从野草丛中脱颖而出，长满田野。沿河径上，在渭水及黄河的上源，在高原群山间麦子被青稞代替，高寒地带



便有相同的神话《青稞种子的来历》。相传古代有一位叫阿初的王子，为了让人们有粮食吃，在山神日吾达的帮助下从蛇王那里盗来青稞种子，蛇王罚阿初变成一只狗。后来阿初得到一位美丽姑娘的爱情才恢复人身。人们只看见青稞种子是黄狗撒下的，为感谢神狗，丰收后的第一个青稞糌粑先喂狗。蛇、葫芦在河源一带的民间传说是象征生殖，先民在自然神祉的笼罩下很艰难地迈向种植业，王子恢复人身，依靠的是女性的力量，也是伏羲女娲阴阳两体的演化。

创业神话实际上是人从自然母体的脱离过程，自然而然要产生英雄，《山海经》记载的全是这些英雄神话。与之相近的藏族神话英雄是格萨尔王，相传格萨尔是天神的儿子，善于变化，无敌于天下；他可以役使鬼神，大闹阴曹；他可以支配自然，呼风唤雨，乌鸦充当侦探，射出的箭能飞回来。这简直是《西游记》中的孙大圣。相传孙大圣的原型来自印度佛教神猴的传说。《山海经》中人神不分，人是三头六臂长翅膀。至于呼风唤雨，在民间故事中比比皆是，不能以迷信视之，可以设想，人类童年，还保留着原始自然的母腹记忆，大林莽江河湖海狂风烈日云彩星辰都是鲜活而灵动的，这些自然形态离人类很近，跟伙伴一样可以交流，可以役使，中国古典小说也是先志神鬼后志人，《搜神记》后再《世说新语》；《水浒传》中的公孙胜就能呼风唤雨，《三国演义》中的孔明祭东风已经接近神话的尾声了，小说兴而神话衰落，人类丧失了童年时代金子般的想像力。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约产生于11世纪前后，中原正好是宋王朝，这是一个哲学王朝，也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王朝，唐人那种激扬的胆略与生命气息，荡然无存；值得一提的雪域吐蕃王朝与唐王朝都是在吸收佛教文化以后登上历史顶峰的。唐末，出身陇右的宰相牛僧孺给我们留下一部颇具奇思异想的《玄怪录》，这大概是河源地区神话对中原最后的影响了。宋王朝是在偏安中，是在马背民族的铁蹄声中，在没有母亲河的滋润下整理文化的，给我们搞出一套畸形的文化。一个民族，

在母亲河的孕育下，经历了伏羲女娲大禹治水三皇五帝周秦汉唐以后，应该有一个文化整理阶段，在激情之后沉思下来。我们感激母亲河给我们如此强悍的生命，激情和想像力持续这么久远，从神话时代到唐末五代约2000多年。古希腊文明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长剑保护下进行的，亚里士多德得以从容地整理地中海最早一批文明硕果。宋朝没有容纳百川的气力与胸襟，辽金夏以华夏子民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清朝必须补这一课，乾嘉学派，朴学，远远超过宋明理学，其结果是曾胡李左这些济世之材的出现，尤其是左宗棠，在19世纪快要结束时跃马天山，古老的西域最后固定在神州的版图之内，河源有了一道牢固的屏障。汉唐时代，人们一直把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当作黄河的上源，人们的想像力是那么丰沛，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潜入大漠及阿尔金山，从青海巴颜喀拉山麓钻出来。这是地理学科无法承受的，却也符合神话史诗的气派。

应该讲讲佛教对藏族的影响，前提是吐蕃王朝威震东亚，最凶猛的时期，一直深入到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一带，天山以南喀什葛尔的维吾尔人信奉的是佛教，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足以和敦煌千佛洞相媲美，经过长期厮杀武力征服，天山南北才皈依真主安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吐蕃王朝有多么强大！在文治武功之后，毅然弃兵刃而事佛法，蒙古人也是如此，淳朴忠厚席卷世界，显示自己的威风后，进入至纯至善的仁爱宗教中，大起方能大落，落得那么从容自然，这就是人性的尊严和高贵。藏族成为佛教的藏族，万物皆有佛性，打通生死，打通万物与主体人的界限，宇宙天地与人共为一体，其结果，藏民人人都有一双直达生命本体的慧眼，在全球工业化的浪潮中，惟雪域河源圣地处于古朴的神话诗意世界，使藏民族成为人类最自觉的生态民族；只要有藏民存在的地方，草木虫鱼飞禽走兽就跟人一样珍贵，被大地母亲宠爱着，黄河上源弥漫着人的气息和一种生命的清洁。



一、合作，黑错，羚羊出没的地方

6月18日，星期日，晚8点从宝鸡乘107次列车于19日早晨6点40分到兰州。省作家协会郭浚卿先生是陕西老乡，由他介绍认识省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的杜芳女士，甘肃省境内黄河沿岸的民间艺术家都是杜芳女士介绍的，我有了一张详尽的联络网，兰州，临夏，合作，夏河，这些遥远的地方，在我到达之前杜女士的长途电话已经提前通知了。在兰州呆了一个星期，我将在甘南与临夏之后介绍兰州的民间艺术家。因为黄河是从甘南、临夏方向流过来的。甘肃干旱，我到兰州前一夜，这里刚落一场大雨，天气凉爽。

乘长途汽车赴临夏，大雨纷纷，深沟大壑红土高原，油菜花金光闪闪布满山野，柏油路面极好。这是去夏河的车，我半途到临夏，雨更大，无法采访，命中注定先去甘南。犹豫间，从地图上看到甘南夏河曲碌间有个小镇叫红科，大地上竟然有这么一个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样，我小时候叫杨红科，上中学改杨宏科，去新疆于大漠中改为西域一植物红柯。

6月25日上午3点微雨中到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甘肃以干旱荒凉著称，甘南却是树林和草原的世界，跟江南一样湿润，女人白皙娇嫩，着黑衣，身材苗条。合作原名黑错，藏语音译，意为羚羊出没的草地。黄河第一曲码曲县在合作南，黄河的主要支流洮河、大夏河皆源于合作，近于羚羊的乳汁。洮河是秦长城的西端，以洮砚闻名天下，有唐大将歌舒翰石碑，有伊斯兰社会主义性质的教派西道堂，而大夏河孕育了拉卜楞寺佛教藏文化，入黄河附近即河州，为秦汉中原文明之重镇。合作就是这样一个三河丰美的地方，是母亲河畔第一个文化重镇。



1. 木雕艺人王占彪

住甘南饭店，买几盒藏族民间歌手磁带，饭店服务员告诉我，这些歌手常住这个房间，就是我住的108房间。找州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与当地艺术家接上头，我首先选择的是木雕艺人王占彪老人。原因很简单，民间艺术比宗教艺术更真实，更接近大地，其次，甘南森林茂密，这里是黄河水浇灌的第一座原始森林，林莽的气息中带有浓郁的乳香，任何一个初次品尝母亲河芳香的人都会喜欢甘南的树木。甘南饭店的地板全是木砖，居民家里也是木砖地板，森林跟骨骼一样延伸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树木的根须四通八达。汉藏同源，安多藏区的藏民都有一个汉文名字，王占彪老人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汉名以及住处，合作市被群山包围着，方向不好辨认，老人说：“我在门口等你，我家门口有一棵白杨树。”



王占彪



在郊外的一条大路边，一棵高大的白杨树站着跟树一样壮实的黑脸膛老人。老人的模样就像个艺术品，一个大根雕，84岁的高龄看起来有50多岁，思维很清楚，阅历丰富，几乎走遍整个藏区。

王占彪口述：我是甘南夏河县小河沟人，以前是个农民，种地放牧，甘南地区农牧都有。解放前，马步芳的军队欺压藏民，马家军烧禅定寺，差点烧了拉不愣寺。1949年解放军打到临夏，马家军全垮了，我跑到临夏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我已经30多岁了，在临夏军管会当翻译，我懂藏文也会汉语，部队缺藏族人材，也缺干部。我所在的那支部队开往四川，上级就抽调我到临夏干部学校，这是专门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我是第一批学员，牙含章是当时的民族研究室主任。毕业后我去夏河县当公安局长。当时甘南很乱，街上有卖枪枝弹药的。干了两年公安局长，局面稳定下来，又调我到武装部当部长，1954年转到夏河县委当副书记，1955年底到碌曲县当县委书记。洮河发源碌曲，洮河在藏语里叫碌曲，白龙江也发源这里，洮河流进黄河，白龙江流进长江。全县不到1万人，很落后，历史上没有设过县，1955年设县，我是第一任县委书记，创业很艰难啊，在马背上办公。干到1959年，局面打开了，我又去西藏阿里噶尔县当县委书记，西藏刚叛乱，我们一边平叛一边搞民主改革。1965年调拉萨在检察院二处当处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公检法停止工作，又到农林局畜牧处干一年处长。我都50多岁了，想回老家，写了申请，1972年调回甘南，安排在生产指挥部当副主任，也就是副州长，后来到州政协，工作轻松下来。忙碌了一辈子，很不习惯清闲的日子。

红柯：好多干部都不习惯这种生活。

王占彪：是呀是呀，我当初参加革命已经而立之年了，这也是个好处，人过了30岁成熟了么，所以轻松下来就很容易恢复老本行，我是个农民，30多岁以前一直种地放牧，跟做梦一样，好像没离开过土地。你看我这院子多大，我不喜欢住城里边，我的院子是郊区最边远的建筑，我喜欢看庄

稼听庄稼的声音。大院子里可以种菜，种花。院子里种不了几棵树，就在门口种树，那棵大白杨树就是我种的。合作这地方好啊，树多山多，钻到山里就摸那些大树。

红柯：你的第一件作品是这时候做的吧？

王占彪：退休前做的，1976年，我在州政协，清闲下来啦，到山上转，我喜欢那些树，那是一个很大的林子，刚伐过几棵树，在空地上拣到一个木块，斧子刚砍下，很新鲜，还是湿的。带回家晾干，不能晒，太阳晒会变色会裂缝，晾干的木块不变型，纹路还是原来的样子，好像没有离开树。一棵树是不会死的，我当过农民我知道，农民嘛种地盖房，木匠活儿会一点，好木料要遇上好木匠，那木头就活了，木匠能找到窍门，顺着木料的纹路让它重新长起来。一间房子是长起来的。树长到它的岁数就不长了，必须换个地方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它要去的世界很美好，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就像孩子出生，孩子好像长成了，母亲必须把他生好，这才能保证他在世界上过上好日子。

红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木料，让您这么激动？

王占彪：是一块桦木，我带它回家，它那么娇嫩就像个婴儿，我就想我一定要把它养大。我小心地侍候它，跟老农民侍候庄稼一样，我干脆把它做成一个老农民。

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老愚公，《愚公移山》，全中国人人皆知的故事。王占彪手托着他的处女作，一口咬定这是咱中国的神话。跟“精卫填海”一样，“愚公移山”充溢着原始先民的梦想和勇气，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有这么一股神力。神话的土壤在远古在民间。我看过文化人对“愚公移山”的阐述，他们认为愚公太可笑，一座山能挖开吗？怎么不搬迁呢？文化人只能弄经典，面对寓言童话神话民间传说往往蠢相毕露。一个民族的血液以及原创型的东西，永远不会来自文化界，更不可能来自知识界，首先知识分子不一定有文





老愚公

化，知识和文化是两码事，这两者又跟神话寓言有很大的距离。这是红柯当时的感慨。红柯19岁以前是一农民，种过地，上小学时学过“老三篇”学过《愚公移山》，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在黄河源头，在格萨尔王呼风唤雨的地方，注视着枣红色的桦木雕刻老愚公，真像大地上古老而新鲜的神话，一个真正的神话。

神话不是一朝一夕的故事，“老愚公”的背后是王占彪漫长的一生。

王占彪：我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时做过一些。那时候我在拉萨，公检法全打烂了，老干部

劳动改造，我去那个地方叫宋宗，气候好，树木多，跟我的老家夏河一样，夏河是个好地方到处是树。学习改造那几个月，没事干，就用尕刀刀做大头烟锅，用树枝做，弯的带钩的，用尕刀刀修理几下就是挺好的烟锅。用牛角做烟嘴，牧区牛角又多又好，牛角烟嘴就很高档了，跟玉石一样。用树根做台灯座，照着树根的形状，高原上树根很有意思，高寒地区，树木生长艰难，很容易变形，而且都是运动的样子，很愤怒很凶猛，都是老虎啊豹子啊，自己觉得像什么就做什么。一个也没留下，都送人了，大家都喜欢嘛，几个月时间很快就打发过去了。我又到畜牧局上班。

红柯：在畜牧局没做吗？